

解读弗洛姆的权威理念

仇小敏, 王永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弗洛姆认为权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符号”和“关系”, 其中一种人把另一种人看作是高于自己。他把权威分为公开权威和匿名权威, 其中公开权威又可分为合理性的权威和非理性权威。匿名权威是“顺从”和“求同”, 它比公开权威更有力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 人们无时不在被周围匿名权威所统治。他强调要按照“自由”与“民主”的原则合理地行使权威。

关键词: 弗洛姆; 权威理念; 公开权威; 匿名权威

中图分类号: B51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1-0019-04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是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美籍德裔精神分析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家、社会哲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 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 有人称他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研究弗洛姆有关权威的观点和思想, 解读他的有关权威理念, 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符号”与“关系”—— 弗洛姆所理解的公开权威

弗洛姆认为, “在任何社会制度中, 如果全体成员中一部分受到另一部分的支配, 这种社会制度必定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权威感的基础之上的。”^{[1](75)} 弗洛姆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 一个集团受另一个集团的统治, 尤其是后者只是少数的情况下, 必须基于一个强烈的权威意识之上。这种权威意识在父权制社会中已经产生, 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由于权威问题对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社会的人际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人们对权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有必要对权威进行分析与讨论。弗洛姆认为, 随着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社会的形成, 建立在能力之上的权威逐渐被建立在社会地位的权威所取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权威事实无能的, 而是说能力已经不是构成权威的主要因素, 权威

与能力之间已经没有或几乎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在实际的或想象中的行使权威的那种本来的能力被制服和称号所取代。一个人可以完全不配是一个权威人物, 可他却拥有权威。正如皇帝即使赤身裸体, 人们都以为他穿着华丽的服装, 因为他有“皇帝”这个符号, 谁都不敢说他是赤身裸体。也就是说当人有了具有权威的相应符号, 他就拥有权威, 因此行使权威的实际能力以及作为这一能力的基础的那些本质也都为外在的标志所取代。所以弗洛姆认为权威是一种符号, 行使权威就如同行使符号。

为了说明权威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弗洛姆说: “权威并不是指某个人所‘拥有’的东西, 例如拥有的财产或其它有形的东西。权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是至高无上者。”^{[2](218)} 因此他认为权威并不仅仅是个人具有的品质, 权威“一般地讲, 包括经验、智慧、宽容、技能、风度、勇气”等品质, 而“当期望赖以存在的各种品质消失或削弱的时候, 权威本身也就不存在了”^{[3](614)}。因此权威不仅是拥有财富或身体上的素质的意义上而言的, 权威更多的是指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作是高于自己。他进而又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权威关系, 一种是利益一致的关系称之为“合理的权威”; 另一种是利益不一致的冲突关系称之为非理性权威即“抑制性的权威”, 它们两者都是公开的权威。所谓公开权威, 在弗洛姆看来, 就是在权威的关系中权

威者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目前,人们也知道权威命令是谁下的,也能够有效地反对这种权威,并在斗争中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勇气。“而只要存在公开的权威,就存在冲突,就有反抗-反抗非理性权威。”^{[4](113)}因此“人必须顺从理性的权威,即伦理、道德和良心”^{[5](117)}。

为了更加明白地说明这两种不同关系的权威,弗洛姆举了两个不同的例子:老师与学生以及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是另一个的权威的基础之上。但是老师与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权威的动向是学生学到的知识越多,他与老师之间的隔阂就越小,他就越像他的老师。也就是说,这种权威关系趋向于分解自身,达成统一和一致,他们之间原有的权威关系趋向于自行消灭;而在奴隶主与奴隶的权威关系中,奴隶主妄图尽其所能地压榨奴隶,压榨越多,就越满足,而奴隶试图维持自己的最底限度的快乐与生活,所以他们之间的利益是截然相反而对立的,其中对一方有利的东西可是对另一方则是有害的,这种关系只是为了权威的剥削,因此他们二者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弗洛姆指出,在第一种权威中,爱、敬仰或感谢的因素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作为权威者同时也是一个榜样,他们变得越来越接近。而在非理性的抑制性权威中,对权威的仇恨趋于增长,进而形成仇恨与对抗。理性权威与抑制性权威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即使是在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中,也有对奴隶有利的因素使奴隶得到最低限度的依附与保护,这至少能使他为主人干活。另一方面,只有在理想的师生中,才完全没有兴趣对立的情况。他又指出,一般来讲,理性的权威和非理性权威两者是肩并肩地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两种权威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混合的,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理性权威使权威关系逐渐消失而趋于一致达成平衡;非理性的抑制性权威则使权威关系中双方的利益冲突加深而形成截然的对立。

二、“顺从”与“求同”—— 弗洛姆所理解的匿名权威

弗洛姆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二十世纪工业文明的到来和自由主义的兴起,权威的特征发生了改变。它们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隐性的、异化的权威。没有什么观念,也没有什么道

德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行事,实际上是无名的权威即匿名权威来规范和约束人们。他认为这种匿名权威的运行机制就是“求同”,应该做每一个人所做的,所以我们必须“求同”,不要冒尖。弗洛姆认为当代社会性格的特殊特征是:匿名的权威,它的主要特点和表现形式是“顺从”与“求同”。进而指出 20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是无名的,异化了的权威。人们普遍感到利润、经济需要、市场、舆论的压力。匿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我”要与他人一致,不要“突出”个性,随时准备并乐于按照社会模式来改变自我。受到匿名权威支配的人,便丧失了自我感。而且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和愿意随着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不允许问我是对还是错,对我们来说惟一永恒不变的事情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人能控制我们,除了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受他们控制的那群人。也就是说我们处在无时不在的周围匿名权威的统治之中。“甚至人们常常不能穿他们喜欢的衣服,不能吃他们喜欢的食物……人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被所制定的规则和条约所操纵,这些规则和条约实际上控制了一切,没有一个活动领域能例外。”^{[2](61)}弗洛姆还说:“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观念,也没有什么道德法律来要求人们该怎样行使。但是,我们全部一样地做某事,协同一致的程度类似甚至超过了集权社会的。的确,除了‘它’之外,谁也不是权威。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利润、经济需求、市场、常识、舆论;‘大家’所做、所想、所感到的一切。匿名权威的法则如同市场法则一样,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攻击的。”^{[1](109)}因此,拥有认同感的惟一途径是求同,被接受实际上意味着不与别人的任何不同。虽然“人们不是在独自冥想中,而是在与其他人共事中完善了自我”^{[4](242)}。然而这实际上是放弃自我。“我们眼前没有公开的权威来威吓我们,但是,我们却害怕那要求人协调,顺从匿名权威。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我们并不同权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几乎丧失了个性,没有自我意识。”^{[1](81)}这种无名的社会力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固有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似乎最终难以逃脱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的求同模式所塑造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异化的,只有在有限的程度里是他自己经历和有限意志的表达,因为在整个社会文化设施如广电传媒的影响下,几乎不能逃避求同的趋势。

弗洛姆认为“顺从”和“求同”不仅十分幼稚,而且非常错误。因为我们不能说千千万万的人都有同

样的恶习,这个恶习就是美德;千千万万的人都犯有同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真理;千千万万的人都犯有同类的精神病态,这些人就是健全的人。“……健全的社会能拓展人具有的爱人的能力,能促使他创造性地工作,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以及使其具有基于自己的生产力的经验的自我身份感。不健全的社会规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供他人利用和剥削的工具,剥夺了他的自我身份感,而使他成了顺从、屈服于他人的人,或者变成了一个机器人”。^{[4](57)} 弗洛姆通过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境遇的考察,发现摆脱了个人主义社会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人摆脱了所有的精神权威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给他带来了孤独和忧虑,使他被一种个人无意义和无权力感压得喘不过气来。”^{[2](11)}

弗洛姆认为匿名权威比公开权威更有力量。他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人们都知道下命令和禁止你言行的人,地主、资本家或是国王、牧师。若不愿意服从或有什么不满,可以反抗和有指向性的攻击。可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有的统治权威消失了,控制社会的是一种匿名的、隐蔽的手。它伪装为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须采取命令。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它是一种从内心结构中对人的控制,它迎合了人们某种心理倾向,如相信公正,相信科学,相信知识。现在的统治者就不再是挥舞着皮鞭的老板,而是理性和真理化身的仙女。惟有在匿名权威的统治下,人们对命令的下达和对命令都一团漆黑,就像一个人中了枪弹却不知道射击者是谁,这样人们即使想回击也找不到回击的对象了。因为匿名权威的法则与市场经济一样,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攻击的。因为谁能攻击不可见之物?谁能攻击不可见之人?而匿名权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西方社会的求同性,人们惟一具有永久性的东西是随时改变以适应外界,这样人就失去了自我而成了工具。

弗洛姆认为匿名权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现代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进行统治,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在社会统治关系上的一种结构,即出现了作为统治者盾牌的匿名权威。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现实了一种新权威的建立,即从粗暴的直接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一种潜在的权威,这主要是以社会运转本身的必然性“无名的上帝”为

基础的运转文化制度。它通过家庭、学校、宗教和大众传媒使人们内心中去承认社会的统治,这种统治不再表现为政治强制,而表现为科学和正义,它像一部巨大的自动运行的机器。

三、“自由”与“民主”—— 弗洛姆所理解的健全社会 行使权威的基本准则

弗洛姆指出威望和权力在支配着每一个自我,有些人的威望和权力是由他们的财产所带来的,有些人的威望和权力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到的。由于有了威望必须被人尊重,有了权力就能够统治别人,那么权威的执有者和那些从中获取好处的人肯定想办法使人们相信这种权威存在的合理性,从而麻痹人们。但是他指出,建立在生存之中的权威,不是以能满足一定的社会职能要求的能力为基础,而是建立在一个高度实现自我和完整协调的人的人格之上的。代表权威的不一定是具体的人或组织,权威也不一定就体现在这些人或组织的发号施令之中。无论是外在的权威还是内在的权威,都不在个人生活占统治地位的作用。每一个人都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他不干涉别人的合法要求与权利。

弗洛姆认为权威要体现在行使之中。在行使权威的过程中,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权威还是他是权威。几乎每个人都在生活中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阶段行使过权威。其实并非权威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只是因为它是拥有权力而已。他还指出即使是财产不多又声望不高的人,也可以在家庭中为施展权威,在家庭中受到妻儿的尊敬与服从,领导与统治他们,从而发泄内心的领导欲和权威欲。也许他在外面不太有地位,但在家中却是“王”。弗洛姆认为追求权力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人们追求幸福和安全的合情合理的表现,可是许多人成了权力迷,把权力作为有力量、有地位、有身价的象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去追求权力,则说明此人无法摆脱个人自我的孤独,无法依赖自己的力量而生存下来。他还认为,领袖和国家是由被统治者造就的,当一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投射到它们所希望的人或物的身上,希望通过屈从和崇拜得到一些返还的力量时,它们就成了权威的偶像。但是独裁主义者依靠其最高的权威而得到力量,这个权力是永远不可反抗也不可改变的,他们认为没有权力就是下流,一旦权威低落时,所有的爱慕与尊敬都成了轻视与憎恨。他认为在独裁者的眼里,根本没有

平等的观念。由于权威可以自动地使人产生爱慕之情,和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它,这样他们就会被权威所迷住。无权的人就被轻视,这样就会产生反抗。

所以弗洛姆主张:“在这一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的目的而活着,人是中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无法利用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类品质来获取物质利益,或提高个人的威望;按照良心行事被当成基本的、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和纪律松懈则被看作是不合群的自私行为;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的事也成了个人的事;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也与他同自己的关系不再分离。此外,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在易于管理的和可观察到的领域内,积极而又负责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且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一个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团结,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同成员友爱相处;健全的社会促进人人在工作中进行开创性活动,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通过集体的艺术和仪式,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4](223)}因此弗洛姆认为,教育应该给每一个人提供机会,应该消除建立在权力和宣传上的非理性权威,形成新的理性的权威观念。

据此,弗洛姆提出要按照民主原则合理地行使权威。弗洛姆为我们描绘的“这种社会的图案应是这样的:个人以及个人的成长和幸福已成了文化的目标,生命无须由成功或其他什么东西了加以证实,个人不再从属于或被操纵于外在恶权力(主要指国

家和经济机器),个人的良心和理想不再是一种‘内在化了的外部要求’,而真正是属于他的、真正具有了他个人的特色。”^{[2](350)}“合理的权威有利于人的发展。人相信这种权威和依靠这种权威。不合理的权威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是用来剥削受其压迫的人。”^{[4](242)}那么,究竟什么是合理地行使权威呢?他指出:“由于‘现代’人已学会了互相尊重,能把别人当作人来对待。世界不再是那么神秘和不可捉摸了,人开始客观地看待自身和别人,不再生活在幻想之中。政治自由也在增长,发展中的中产阶级随着其经济地位的加强在政治上的权力也日趋强大,而这种新获得的政治权力反过来又为他们进步发展经济提供了新的机会。……政治自由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现代民主政体的宗旨就是人人平等,政府成员由人民自己选举产生,人人有权参与政事。任何人只要能兼顾着国家的共同利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4](145,146)}这种自由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社会中“不从的人”,他们不受他人的操纵,不受宣传的影响,按照自身发展目标来塑造自己。

参考文献:

- [1]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2] 弗洛姆. 逃避自由[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9.
- [3] 弗洛姆. 弗洛姆著作精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4]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 [5] 弗洛姆. 生命之爱[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 [6] 弗洛姆.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Unscramble Formm's authority thought

QIU Xiao-min, WANG Yong-yi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Formm considered authority as a “symbol” and “relationship” among man, in which a group looking upon than the other. He divided it into open authority and anonymity authority, the open authority was, in turn, divided rational authority and irrational authority. Anonymity authority was “obedience” and “seeking common”, which was stronger than open authority. 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the people were ruled by Anonymity authority around them all the time. He emphasized that we must reasonably exert authority according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Key words: unsble; Formm; authority thought; open authority; anonymity authority

[编辑: 颜关明]